

周梅森

沉沦的土地

潮汐文丛



沉沦的土地

周梅森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黄河故道是一块贫瘠而丰厚、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许许多多撼人心魄的故事。收入本书的五部系列中篇小说，以这块土地上几个煤矿的兴衰荣辱为主线，塑造了楚保义、刘三先生、章达人、赵民权、贺绍基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人物形象，谱写了从清光绪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七年这六十年悲壮而苦难的历史，对统治中国达几千年之久并在今天仍有深刻影响的封建主义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

作品广度、深度、力度的统一；史诗感、真实感，幽默感的统一；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统一，是青年作家周梅森的艺术追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追求是卓有成效的。

沉 沦 的 土 地

周 梅 森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7.125印张5插页33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261·795定价3.20元

自序

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对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和思索。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上，下一代人决不能简单地重复上一代人。我希望我奉献给读者的这五部构成系列的中篇小说，能带上我对那段历史的一些理解和思索。

这理解和思索，是我置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一步步加深的。“轰轰烈烈”那年，我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我们便漂泊到社会上，年龄太小，无“造反”的资格，没干成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于是，便接触了“艺术”，整天泡在矿山小镇的说书场上，听江湖艺人们说大鼓书。这些“艺术家”们的小小脑袋里装着几千年的浓缩历史，扁鼓一敲，嘴儿一咧，能从盘古开天地，讲到当今领袖毛主席。我少年时代的全部历史知识都是从他们那儿得到的，及至以后许多年我都分不清唐宋元明清的先后次序，也理应“归功”于他们。

“轰轰烈烈”过后，文坛上是前所未有的冷冷清清。生活似乎还是需要点文学来装潢门面的，于是，出现了八个“样板

戏”。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起作家梦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新一代不伟大的文盲，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颇富勇气，颇富气魄的一个。一开头，我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洋洋三十万言，信心十足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年以后，我在煤矿当了矿工，有一天稿子才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其后，又写过两部长篇，三部电影剧本，结果仍是一场惨败，创造了一大堆卖不掉的语言垃圾。然而，这却锻炼了我的拼搏精神和毅力，同时，也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依托，使我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没变成一个流氓无赖，这是颇得庆幸的。

过去了十个年头。

我逐渐有了“思想”，这“思想”开初是朦胧的，是由一连串问号构成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敢于打破头脑中的精神枷锁，开始思索一些似乎是“离经叛道”的问题。我想找一找“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大泛滥的历史根源，对我们的民族精神进行客观公正的再认识。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同时又是封建的，因为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族精神中必然要带上封建主义的色彩。这里又涉及了对封建主义的评价问题。无疑，封建主义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然而，仅仅这样解释，恐怕是不够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对封建主义似乎也要这样看。设想一下，假如生活中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刘文彩式的恶棍，封建主义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么？封建残余对今天的生活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么？

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找到了属于我的黄河故道上的那块古老而伟大的土地，我以这块土地为背景，写下了从清朝光绪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七年这六十年悲壮而苦难的历史，力求表现出历史、土地和人的某种必然联系和必然法则，塑造一种具有总体真实感的民族精神。这五部作品是在三年之中陆续发表出来的，发表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一位颇有见地的评论家在评论其中一篇时写道：“历史并不是一个宿命的在其中运行的圆。历史通过无数个人的悲剧来完成它乐观的进展……历史进程的艰难，不仅在于物质力量的对比，还在于复杂的千丝万缕的精神羁绊。”他的认识是准确的，现在，是抛弃那些精神羁绊的时候了！过去的历史，我们不愿它重演，然而因其那些羁绊，我们有时却无法保证它不再重演，历史因此产生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本书也许过于沉重了，然而，这沉重不是作者造成的；这其中也表现了某种重复，这重复也是历史的重复，作者写作品时，有时是无法回避的，愿读者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不喜欢虚假做作的东西，不喜欢粉饰与歪曲生活的东西，因此，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我追求三个统一：作品力度、广度、深度、厚度的统一；史诗感、真实感、幽默感的统一；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统一。这很难，这本书显然没做到这三个统一，缺点毛病还很多，我愿在今后的创作中努力去追求，争取能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来。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集，书中的三部重要作

品《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黑色的太阳》均是在《花城》上刊发的，《花城》因此将首届、二届“花城文学奖”发给了我，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在本书付排之际，我要对《花城》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扶植，没有他们忘我的、辛勤的劳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将永远记住这一点。

作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于南京兰园

目 录

自序.....	1
喧嚣的旷野	1
沉沦的土地	117
崛起的群山	206
庄严的毁灭	322
黑色的太阳	427

喧嚣的旷野

光绪初年，洋务大举，矿业盛兴，苏鲁豫皖四省交汇处之青泉县境，开窑取煤之风盛极一时：煤窑遍野，窑伏逾万；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辄数百万担，行销于运河沿岸，长江下游，众多窑主因此发家，而与王侯埒富。

光绪十四年(188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派属下之候补知县纪湘南为总办，赴青泉开挖洋井，创办“盛荣矿局”——时称“官窑局”。境内土著甚为愤怒，竭力抗衡。双方争矿权，争窑伏，争地亩，殴斗不休，县控不已，累累上诉。迄至十五年冬，竟刀兵相见，酿发大乱……

第一章

那是个危机四伏、灾变频起的年头。

那一年，光绪圣上亲政，地处古黄河流域的青泉县出了一连串的怪事。正月里，大风骤起，白昼晦暗，持续三日，

二月初，突降黑雪，昏天黑地，干冷异常；三月中旬，境内一刘姓民生男四岁，一夕暴哭，化男为女，腿裆下的那个东西确凿的不翼而飞；三月以后，天上便再没降过一滴雨水，旱灾来临……

旱灾是百年不遇的。

干旱从开春到入秋，持续了近七个月之久。青泉境内大小河流大都干涸，流经县境的古老的大运河变成了一条脏水沟，淤着污泥的河底在烈日的曝晒下龟裂成无数碎片。船儿搁浅了，生活在水下的鱼虾蛙蚌灭绝了，三百里青泉三百里狼烟。庄稼颗粒无收，田地里长满荒草，老人变得象孩子一样斤斤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变得象老人一样，苍老疲惫，迟钝麻木。在县北的运河沿岸，在巨蟒一般的古黄河大堤上，在一片片尘土蔽日的灰黄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饥民百姓。他们从破败的土屋茅棚里，从密封的古老寨圩子里走出来，爬出来，象野兽一样，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寻找着一线渺茫的生机。他们或独自一人，或拖儿带女，或推着独轮木车，或手提肩扛着一点可怜的破烂，四处寻找着水源和食物。

许多、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漫过了县界，拥入了江苏、山东治下的县城乡镇。也有许多、许多人舍不得故土，固执地围绕着他们的村寨，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家院团团转。他们不愿离开青泉一步，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发誓，死，也要死在这片葬着他们祖先的土地上。

然而，他们并不愿意死。

他们要千方百计的活下去。

这便产生了一些麻烦。这便给青泉县上流社会的体面绅士、达官显贵、大人老爷们造成了一阵阵惊恐。那帮老爷们怕饥民造反，聚众成匪，骚扰地方，竟也破天荒地替饥民们干瘪的肚皮操起心来。官府奏报朝廷，免除地丁税银，于四乡集镇广设粥棚，赈济饥民。地主豪绅亦开仓放粮，大发慈悲。

官府和富豪的大慈大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十几万饥民的肚皮仿佛十几万个无底洞，硬是塞不满，填不实。他们需要的太多、太多了，而官府和大人老爷们给的却太少、太少了。八月头上，县西孙集乡民孙老八还是扯旗造反了。

官府立即发兵弹压，剿杀数次，终在九月里的某一日斩孙氏于县北西严镇。孙氏手下百余号乱民贼党亦死的死，伤的伤，全做鸟兽散。

后来，孙老八的首级被挂在县城大门口示众三日，官府以血淋淋的事实昭示饥民们：扯旗造反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以任何理由(哪怕是肚皮)反叛朝廷，聚众闹事，都是官府不能容忍的！

那么，十几万饥民的出路在哪里呢？

那么，十几万空荡荡的肚皮靠什么充塞呢？

没人知道。没人能回答。

官府没有保障人们肚皮的义务。

于是，从那年九月开始，青泉境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捣

窑挖煤热，人们的眼睛从空荡荡的地上，转到了黑沉沉的地下。于是，存之已久的官窑局与土著民窑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了，一个官民争食的局面出现了，弱不禁风的官窑局被迫面对着十几万饥民，面对着天灾人祸酿造出的一切恶果，承担起本应该由巡抚老爷、知县大人承担的强大压力。

九月，本不是传统的捣窑季节，按这里的习惯，捣窑掏煤一般是在每年的入冬，也就是大约十一月开始，一直到来年开春。今年却提前了，而且，开窑的势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百余座土窑拔地而起，广阔的原野上出现了一座座灰白的矸石丘，县境内的所有集镇上都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煤市。开窑挖煤的乡民们以疯狂的热情向苏鲁豫皖四省的广大地区抛售煤炭，借以换取果腹的食品。

就这样，光绪十五年，黑乌乌、亮晶晶、能够生发出强大热能的煤炭取代柴草，走进了苏鲁豫皖的千家万户，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能源时代。

这是一个痛苦的年头，变革的年头，又是一个腥风弥漫、动荡不安的年头。

这年头需要一个神话，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力，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一个诱人的故事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流传，这故事既简单、明了，又深刻动人：十几年前，有一个外来的穷汉子，因为捣窑而发了大财——他从地下挖出了好多、好多银子哟！

这穷汉子的名字叫楚保义，人称楚大爷，眼下在青泉县

北开着一个显赫的窑局。

楚保义楚大爷的世界在地下。

楚大爷包着头巾的脑袋上顶着由岩石、砂礓、黄土构成的大地地表；蹬着皂靴的脚下踏着以石灰岩、沙岩为主体的华北古生界地层。他在地层下掏煤，象蛀虫一样，悄悄地、不动声色地，然而，又是那么顽强不息地蛀啃着一块失落的土地，一片变形的森林，一页被掩埋了的历史。他从地层深处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他确乎发了财。他在《大清律例》管不到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王国。

这个王国便是霸王窑。

楚大爷是霸王窑窑主，执掌着窑下五百名窑伏的生杀予夺大权，拥有着向整个青泉县文明世界作战的能力和手段。

确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十三年前，楚大爷还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唯一的财富便是一身健壮的肌肉和一颗爱胡思乱想的脑袋。他只身一人，背着一个铺盖卷儿，一路打短工，从山东境内的一个什么地方来到了青泉县，先是给西河寨的刘家——刘润泉看管家院，后来，又给张家圩子的张敬文护秋。冬闲时，便教四村八寨的后生们习拳练武，胡乱混得一口饭吃。那阵儿，谁也没有料到楚大爷日后还会发迹，对这个无甚根基的浪荡汉子颇有些瞧不起的意思。

然而，楚大爷却发了迹，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青泉窑业界建起了赫赫威名。大爷是爱回忆的，只要一回忆起开初那段令人疯狂的岁月，他总会象发情的公狼一样，激动得久久不

能自己……

其实，一切原本是偶然的。

十年前，后山庄杨老大挖水井，挖出了一种黑乌乌叫做煤的玩意儿，希罕倒是挺希罕，可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达官贵人的注意。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偶然的发现，对这块土地的历史进程，对青泉县的世风民俗，对后来光绪十五年饥民的肚皮会产生什么影响。青泉县的父母官、体面绅耆们没想到，楚大爷自己也没想到。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和这地下偶然发现的煤联系起来。

那年冬天，十余柄特制的沉重而原始的大头镐“咚、咚、咚”迸着火星子刨开了后山庄外的一片冻土，这块土地的一页历史被漫不经心地揭开了。

楚大爷是这十几人中的一个。

他穿着一件肮脏的、前襟油亮没有扣子的黑棉袄，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怀里揣着两个铁皮儿一般坚硬的白芋干煎饼，开始了他做窑伕的艰难生涯。天很冷，楚大爷却没有帽子戴，没有棉鞋、皂靴穿，荒野上的风带着逼人自杀的寒气，在他身边呼啸着、叫嚣着，象一把把尖利的刀子，不停地绞割着他铁青的胸，紫红的脸，肿大的耳朵。脸冻木了，脚冻僵了，耳朵失去了知觉，仿佛不再属于他了……他不在乎，搓热粗糙的大手，揉揉脸，跺跺脚，把冲天的怨气凝聚到镐尖上，狠狠对着坚硬的土地发泄。

那时，还不作兴监工，没人逼他，他却一刻不停地猛干。他不能停下来，他知道，一停下来，他便会被冻僵的。

楚大爷受雇于张敬文，工钱每日一百八十文，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七小时。那十几个人受不了了，中途一个个搁挑子颠了，唯有他挺了下来，直到两个月后这口小窑打到十丈深，刨出了第一筐掺和着岩粉的煤炭。

望着那筐黑里泛白的煤炭，楚大爷的欣喜决不亚于窑主张敬文，他高兴得想哭。他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他觉着这口窑应该属于他，只能属于他，否则，便是不公道的，不合情理的，不能容忍的！他为这眼小窑付出了血汗，付出了整整两个月的劳作，而张敬文什么也没干，根本没有权力做这口小窑的窑主，就这话！

然而，事情又那么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这块土地的主人是张敬文，不是他楚大爷；挖小窑的一切费用都是张敬文支付的，也不是他楚大爷；甚至连大头镐都是张敬文出钱请铁匠铺盘打的，合法的主人只能是张敬文。

楚大爷却不管这一套，他尊重自己的感情，尊重自己的意志，决不愿让自己的感情和意志屈服于面前的现实。

楚大爷就是这么一个性子。

楚大爷满脸煤灰，满身污泥，坐着晃晃悠悠的大吊筐被木轱辘绞上了窑。一出窑口，便一脚踏定那筐湿漉漉、散发着温暖的水蒸汽的煤，在夕阳斜照的野地里和袖着手直打哆嗦的张敬文进行了一场艰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谈判。

“这口窑我要了！”楚大爷说。

张敬文袖着手，背风立着，在和几个绅士模样的人谈着什么，好象是谈煤炭的销路问题，他的话，张敬文没听清。

“什么？”

“这口窑我要了！”

楚大爷又坚定明确地重复了一遍。

张敬文怔了一下，继而呵呵笑了起来。他觉着这事实太荒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仿佛一个无赖在对人们宣布“这个世界我要了”一样。

疯话！

张敬文涵养极好，他收敛笑容，没再作一句多余的解释，更没讲一句尖刻的话语，仿佛没听见似的，随便地对楚大爷交待道：“叫大伙儿都歇歇吧，晚上喝点酒暖和暖和，明个儿出炭……”

楚大爷被这高明的蔑视激怒了，内心充满了仇恨。事过多年以后，大爷回忆说：“当时，老子真想一脚将这狗操的踢进窑眼里，让他见他妈的鬼去！”然而，事实上楚大爷却没这样做。尽管大爷当时是个穷光蛋，尽管大爷当时没有任何身份，他却象一个真正腰缠万贯的绅士那样，不卑不亢地和张敬文谈，决无一丝一毫无赖的嘴脸。

楚大爷根本不是无赖。

“我要买下这口窑！”

楚大爷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把冻得鲜血直流的手在嘴边哈了哈，换了一种表达形式。

胖墩墩、肥头大耳的张敬文被这坚定的话语震慑住了，仿佛刚刚认识楚大爷似的，用惊诧的目光打量着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有多少钱？”

“五千文。”

“你知道这块地的地价么？”

“知道。”

“你知道我打这口窑已经花了多少钱么？”

“知道。”

“你出得起么？”

“我可以买你的窑，租你的地，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用卖炭得来的钱，把你应该得到的一切都给你！我发誓，不把你出的钱都加倍还给你，我就是他娘姨子养的！”

楚大爷讲得恳切、真诚。

张敬文却觉着受了污辱，在这位土著地主的眼里，面前这穷小子仅仅是个受雇于他的帮工而已，决没有权力和他这样讲话。

张敬文冷冷地道：“若是我不卖这口窑，不租这块地呢？”

楚大爷更加恳切地说：“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是地主，你有许多、许多地；你有权，有许多、许多钱，开窑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你不懂挖煤是怎么回事，而我懂。就这么回事。这挺有意思！”

一个前来瞧热闹的乡绅用讥讽的口吻道：“喂，傻小子，你不觉得当总督、巡抚什么的更有意思么？”

楚大爷不是什么“傻小子”，他不理睬这肆意的挑衅，而把坚定的不屈不挠的目光紧紧盯在张敬文油光闪闪的脸上。